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
第六十七回 論鬼域挑燈談宦海 冒風濤航海走天津

我等述農吃過了十杯之後，笑說道：「無常鬼、齷齪鬼、冒失鬼、酒鬼、刻薄鬼、吊死鬼，圍坐吃酒行酒令，要各誇說自己的能事，誇說不出的，罰十杯。」述農道：「不好了，他要說我了！」我道：「我說的是鬼，不說你，你聽我說下去。當下無常鬼道：『我能勾魂攝魄，免吃。』齷齪鬼道：『我最能討人嫌，免吃。』冒失鬼道：『我最工於闖禍，免吃。』酒鬼道：『我最能吃酒，也免吃。』刻薄鬼道：『刻薄是我的專長，已經著名，不必再說，也免吃。』輪到吊死鬼說，吊死鬼攢眉道：『我除了求代之外，別無能處，只好認吃十杯的了。』」說得眾人一齊望著述農大笑。述農道：「好，好！罵我呢！我雖是個吊死鬼，你也未免是刻薄鬼了！」繼之道：「不要笑了。子安們說是書句不熟，我出一個小說上的人名，不知可還熟？」子安道：「也不看甚麼小說。」繼之道：「《三國演義》總熟的了？」子安道：「姑且說出來看。」繼之道：「我說來大家猜罷：『曹丕代漢有天下。』三國人名一。」德泉道：「三國人名多得呢，劉備、關公、張飛、趙雲、黃忠、曹操、孔明、孫權、周瑜……」述農道：「叫你猜，不叫你念，你只管念出來做甚麼。」德泉道：「我僥倖念著了，不是好麼。」我笑道：「這個名字，你念到天亮也念不著的。」德泉道：「這就難了。然而你怎麼知道我念不著呢？」我道：「我已經猜著了，是『劉禪』。」子安道：「《三國演義》上哪裡有這個名字？」我道：「就是阿斗。」德泉道：「這個我們哪裡留心，怪不得你說念不到的了。」繼之道：「你猜了，快點出一個來。」我道：「我出一個給大哥猜：『今世孔夫子。』古文篇名一。」繼之凝思了一會道：「虧你想得好！這是《後出師表》。」述農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！我們賀個雙杯。」於是大眾吃了。子安道：「我們跟著吃了賀酒，還莫名其妙呢。」述農道：「孔夫子只有一個，是萬世師表；他出的是今世孔夫子，是又出了個孔夫子了，豈不是後出的師表麼。」子安、德泉都點頭領會。繼之道：「我出一個：『大勾決。』《西廂》一句。大家猜罷，不必指定誰猜了。」我道：「大哥今天為何只想殺人？方才說殺暴官污吏，此刻又要勾決了。」述農拍手道：「妙啊！『這筆尖兒橫掃五千人。』」我道：「果然是好，若不是五千人，也安不上這個『大』字。」

述農拿筷子蘸了酒，在桌子上寫了半個字，是「示」。說道：「四書一句。」子安道：「只半個字，要藏一句書，卻難！」我道：「並不難，是一句『視而不見』。」述農道：「我本來不長此道，所以一出了來，就被人猜去了。」

我道：「我出一個：『山節藻梲』（素腰格）。《三字經》一句。這個可容易了，子翁、德翁都可以猜了。」子安道：「《三字經》本來是容易，只是甚麼素腰格，可又不懂了。」述農道：「就是白字格：若是頭一個字是白字，叫白頭格；末了一個是白字，叫粉底格；素腰格是白當一個字。」德泉道：「照這樣說來，遇了頭一個字是要圈聲的，應該叫紅頭格；末了一個圈聲的，要叫赤腳格；上下都要圈聲，只有當中一個不圈的，要叫黑心格；若單是圈當中一個字的，要叫破肚格了。」我道：「為甚麼要叫破肚？」德泉道：「破了肚子，流出血來，不是要紅了麼。」繼之道：「不必說那些閒話，我猜著了，是『有歸藏』。我也出一個：『南京人』（捲簾格）。也是一句《三字經》。」子安道：「甚麼又叫捲簾格？」述農道：「要把這句書倒念上去的。你看捲簾子，不是從下面卷上去的麼。」我笑道：「才說了『有龜藏』，就說南京人，叫南京人聽了，還當我們罵他呢。這『南京人』可是『漢業建』？」繼之道：「是。」述農道：「我們上海本是一個極純樸的地方，自通商之後，五方雜處，壞人日見其多了，我不禁有所感慨，出一個：『良莠雜居，教刑乃窮』。《孟子》二句。」我接著笑道：「『雖日撻而求其齊也，不可得矣。』」述農道：「怎麼我出的，總被你先搶了去？」繼之道：「非但搶了去，並且亂了令了。他猜著我的，應該他出，怎麼你先出了？」

一言未了，忽聽得門外人聲嘈雜，大嚷大亂起來。大眾吃了一驚，停聲一聽，彷彿聽說是火，於是連忙同到外面去看。只見衙口一股濃煙，沖天而起，金子安道：「不好！真是走了水也！」連忙回到帳房，把一切往來帳簿及一切緊要信件、票據，歸到一個帳箱裡鎖起來，叫出店的拿著，往外就走。我道：「在南面衙口，還得很呢。真燒到了，我們北面胡同口也可以出去，何必這樣忙？」子安道：「不然。上海不比別處，等一會巡捕到了，是不許搬東西的。」說罷，帶了出店，向北面出去了。我們站在門口，看著那股濃煙，一會工夫，「烘」的一聲，通紅起來，火星飛滿一天。那人聲更加嘈雜，又聽得警鐘亂響。不多一會，救火的到了，四五條水管望著火頭射去。幸而是夜沒有風，火勢不大，不久便救熄了。大家回到裡面，只覺得滿院子裡還是濃煙。大家把酒意都嚇退了，也無心吃飯，叫打雜的且收過去，等一會再說。過了一會，子安帶著出店的把帳箱拿回來了。我道：「子翁到那裡去了一趟？」子安道：「就在北面衙衙外頭熟店家裡坐了一會，也算受了個虛驚。」我道：「火燭起來，巡捕不許搬東西，這也未免過甚。」子安道：「他這個例，是一則怕搶火的，二則怕搬的人多，礙著救火。說來雖在理上，然而據我看來，只怕是保險行也有一大半主意。」我道：「這又為何？」子安道：「要不准你們搬東西，才逼得著你們家家保險啊。」德泉道：「凡是搬東西，都一律以為是搶火的，也不是個道理。人家莫說沒有保險，就算保了險，也有好些不得不搬的東西。譬如我們此地也是保了險的。這種帳簿等，怎麼能夠不搬。最好笑有一回三馬路富潤裡左右火燭，那富潤裡裡面住的，都是窮人居多。有一個聽說火燭，連忙把些被褥布衣服之類，歸在一隻箱子裡，扛起來就跑。巡捕當他是搶火的，捉到巡捕房裡去，押了一夜。到明天早堂解審，那問官也不問青紅皂白就叫打；打了三十板，又判贓候失主具領。那人便叩頭道：『小人求領這個贓。』問官怒道：『你還嫌打得少呢！』那人道：『這箱子本來是小人的東西，裡面只有一床花布被窩、一床老藍布褥子，那褥子並且是破了一塊的，還有幾件布衣服。因為火起，嚇得心慌，把鑰匙也鎖在箱子裡面。老爺不信，撬開來一看便知道了。』問官叫差役撬開，果然一點不錯，未免下不了臺，乾笑著道：『我替你打脫點晦氣也！』你說冤枉不冤枉！」

金子安道：「這點冤枉算得甚麼。我記得有一回，一個鄉下人才冤枉呢。靜安寺路（上海馬路名）一帶，多是外國人的住宅。有一天，一個鄉下人放牛，不知怎樣，被那條牛走掉了，走到靜安寺路一個外國人家去，把他家草皮地上種的花都踐踏了。外國人叫人先把那條牛拴起來。那鄉下人不見了牛，一路尋去，尋到了那外國人家。外國人叫了巡捕，連人帶牛交給他。巡捕帶回捕房，押了一夜，明日早上解送公堂，稟明原由。那原告外國人卻並沒有到案。那官聽見是得罪了外國人，被外國人送來的，便不由分說，給了一面大枷，把鄉下人枷上，判在靜安寺路一帶遊行示眾；一個月期滿，還要重責三百板釋放。外憑那鄉下人叩響頭哭求，只是不理。於是枷起來，由巡捕房派了一個巡捕，押著在靜安寺路遊行。游了七八天。忽然一天，那巡捕要拍外國人馬屁，把他押到那外國人住宅門口站著，意思要等那外國人看見，好喜歡他的意思。站了一天，到下午，那外國人從外面坐了馬車回來，下了車看見了，認得那鄉下人，也不知他為了甚事，要把這木頭東西箍著他的頸脖子。便問那巡捕，巡捕一一告訴了。那外國人吃了一驚，連忙仍跳上馬車，趕到新衙門去，拜望那官兒。那官兒聽說是一個絕不相識的外國人來拜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手足無措，連忙請到花廳相會。外國人說道：『前個禮拜，有個鄉下人的一隻牛，跑到我家裡……』那官兒恍然大悟道：『是，是，是。這件事，兄弟不敢怠慢，已經判了用五十斤大枷，枷號在尊寓的一條馬路上遊行示眾；等一個月期滿後，還要重責三百板，方才釋放。如果密司不相信，到了那天，兄弟專人去請密司來監視行刑。』外國人道：『原來貴國的法律是這般重的？』官兒道：『敝國法律上並沒有這一條專條，兄弟因為他得罪了密司，所以特為重辦的。如果密司嫌辦得輕，兄弟便再加重點也使得，只請密司吩咐。』外國人道：『我不是嫌辦得輕，倒是嫌太重了。』那官兒聽了，以為他是反話，連忙說道：『是，是。兄弟本來辦得太輕了。因為那天密司沒有親到，兄弟暫時判了枷號一個月；既是密司說了，兄弟明天改判枷三個月，期滿責一千板罷。』那外國人惱道：『豈有此理！我因為他不小心，放走那只牛，糟蹋我兩棵花，送到你案下，原不過請你申斥他兩句，警戒他下次小心點，大不了罰他幾角洋錢就了不得了。他總是個耕田安分的人。誰料你為了這點小事，把他這般凌辱起來！所以我來請你趕緊把他放了。』那官兒聽了，方才知這一下馬屁拍在馬腿上去。連忙說道：『是，是，是。既是密司大人大量，兄弟明天便把他放了就是。』外國人道：

『說過放，就把他放了，為甚麼還要等到明天，再押他一夜呢？』那官兒又連忙說道：『是，是，是。兄弟就叫放他。』外國人聽說，方才一路乾笑而去。那官兒便傳話出去，叫把鄉下人放了。又恐怕那外國人不知道他馬上釋放的，於是格外討好，叫一名差役，押著那鄉下人到那外國人家裡去叩謝。面子上是這等說，他的意思，是要外國人知道他惟命是聽，如奉聖旨一般。誰知那外國人見了鄉下人，還把那官兒大罵一頓，說他豈有此理；又叫鄉下人去告他。鄉下人嚇得吐出了舌頭道：『他是個老爺，我們怎麼敢告他！』外國人道：『若照我們西例，他辦冤枉了你，可以去上控的；並且你是個清白良民，他把那辦地痞流氓的刑法來辦你，便是損了你的名譽，還可以叫他賠錢呢。』鄉下人道：『阿彌陀佛！老爺都好好的麼！』那外國人見他著實可憐，倒不忍起來，給了他兩塊洋錢。你說這件事不更冤枉麼。」

繼之道：「冤枉個把鄉下人，有甚麼要緊！我在上海住了幾年，留心看看官場中的舉動，大約只要巴結上外國人，就可以升官的。至於民間疾苦，冤枉不冤枉，那個與他有甚麼相干！」我道：「此風一開，將來怕還不止這個樣子，不難有巴結外國人去求差缺的呢。」述農道：「天下奇奇怪怪的事，想不到的，也有人會做得到。你既然想得到這一層，說不定已經有人做了，也未可知。」繼之歎了一口氣。大眾又談談說說，夜色已深，遂各各安歇。述農也留在號裡。明日是中秋佳節，又暢敘了一天，述農別去。

過了幾天，我便料理動身到天津去。附了招商局的普濟輪船。子安送我到船上。這回搭客極多，我雖定了一個房艙，後來也被別人搭了一個鋪位，所以房裡擠的不得。子安到來，只得在房門口外站著說話。我想起繼之開缺的緣故，子安或者得知，因問道：「我回家去了三年，外面的事情，不甚了了。繼之前天說起開了缺，到底不知是甚麼緣故？」子安道：「我也不知底細。只聞得年頭上換了一個旗人來做江寧藩臺，和苟才是甚麼親戚。苟才到上海來找了繼翁幾次，不知說些甚麼，看繼翁的意思，好像很討厭他的。後來他回南京去了，不上半個月光景，便得了這開缺的信了。」我聽了子安的話，才知道又是苟才做的鬼。好在繼之已棄功名如敝屣一般的了，莫說開了他的缺，便是奏參了他，也不在心上的。當下與子安又談了些別話，子安便說了一聲：「順風。」，作別上岸去了。

我也到房裡拾掇行李，同房的那個人，便和我招呼。彼此通了姓名，才知道他姓莊，號作人，是一個記名總兵，山東人氏；向來在江南當差，這回是到天津去見李中堂的。彼此談談說說，倒也破了許多寂寞。忽然一個年輕女人走到房門口，對作人道：「從上船到此刻，還沒有茶呢，渴的要死，這便怎樣？」作人起身道：「我給你泡去。」說罷，起身去了。我看那女子年紀，不過二十歲上下；說出話來，又是蘇州口音；生得雖不十分體面，卻還五官端正，而且一雙眼睛，極其流動；那打扮又十分趨時。心中暗暗納罕。過了一會，莊作人回到房裡，說道：「這回帶了兩個小妾出來，路上又沒有人招呼，十分受累。」我口中唯唯答應。心中暗想，他既是做官當差的人，何以男女僕人都不帶一個？說是個窮候補，何以又有兩房姬妾之多？心下十分疑惑，不便詰問，只拿些閒話，和他胡亂談天。

到了半夜時，輪船啟行，及至天明，已經出海多時了。我因為艙裡悶得慌，便終日在艙面散步閒眺；同船的人也多有出來的，那莊作人也同了出來。一時船舷旁便站了許多人。我忽然一轉眼，只見有兩個女子，在那邊和一伙搭客調笑。內中一個，正是叫莊作人泡茶的那個。其時莊作人正在我這一邊和眾人談天，料想他也看見那女子的舉動，卻只不做理會。我心中又不免暗暗稱奇。站了一會，忽然海中起了大浪，船身便顛簸起來。眾人之中，早有站立不住的，都走回艙裡去了。慢慢的風浪加大，船身搖撼更甚，各人便都一齊回房。到了夜來，風浪更緊，船身兩邊亂歪。搭客的衣箱行李，都存放不穩，滿艙裡亂滾起來；內中還有女眷們帶的淨桶，也都一齊滾翻，鬧得臭氣逼人；那暈船的人，嘔吐更甚。足足鬧了一夜一天，方才略略寧靜。

及至船到了天津，我便起岸，搬到紫竹林佛照樓客棧裡，揀了一間住房，安置好行李。歇息了一會，便帶了述農給我的信，僱了一輛東洋車，到三岔河水師營去訪文杏農。

正是：閱盡南中怪狀，來尋北地奇聞。未知訪著文杏農之後，還有何事，且待下回再記。